

北京蜀學堂豪傑之士：

捨身革命憶同窗

胡光燾

「太史公曰：自曹沫至荆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史記刺客列傳

引言

昔在戰國紛爭時期，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遂有荆軻聶政之流，不惜捨身成仁求達目的，名垂後世。近如滿清末葉，革命思潮澎湃之際，川粵兩湖率多愛國志士，為推翻數千年君王專制，達成共和民主政體，不顧生死，孤注一擲，其豐功懋績，亦載在青史。第以其中迭有誼屬同學，關係倍切，具以往事多在平津目擊耳聞，轉瞬雖逾一甲子有奇，尚猶記憶如新，忠骸今埋南北，思之不禁潸然，是就所知補述如次，以誌其彪炳偉行影響時代變遷之至鉅，及有維浩然正氣之長存。

北京蜀學堂人物誌

在清代早期，南北交通不便，沒有輪船鐵路

，從川滇等省到北京投考的舉子，起早要走三個月。到了光緒宣統年間，雖先有了輪船，也只能上達宜昌，下行還須坐木船由重慶到宜昌，換搭江輪，才到漢滬（作者於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七年出川，搭木船遇險三次）。那時京漢鐵路才通不久，津浦鐵路尚未修通，交通總算比早先方便得多，因此出省求學的人也逐漸增加，除少數遊學歐美外，大部分赴京滬或日本就學。

光宣年間，各省在京供職的人，為數不少，加以來京求職、求學、和做生意的人年有增加，為聯誼起見，各省旅京人士，多設有同鄉會館，為聚會議事之所，並備有寬大房屋，可供旅京鄉人使用。單是川人就有兩個會館，一處在南城永光寺街的四川營，原為朋末四川石砬廳女將秦良玉帶兵北上入京勤王安營紮寨的地方，後來就在此地設置了四川會館。另一處則在宣武門迤西靠近護城河沿的皮庫營。在清末詔興學校的時期，各省在京人士為便利子弟就學，多在京師個別設有中學一所，例如浙學堂、閩學堂、豫學堂、蜀

學堂等，蜀學堂（四川公立中學堂）就是利用皮庫營的四川會館改造的。除了保留原有部份房屋和五層高的魁星閣外，新建的有南北兩座二層樓房（那時北京城內例禁建築高過皇宮的房屋），在北的是教室，在南的是宿舍，中間的空地作為操場，只够作體操和兵操（用的是木製假鎗，蜀學堂的吹軍號是有名的，校際比賽，常居第一）之用。學生中十分之九以上都是四川籍，只有少數他省人士來校附讀學生，總數共約百人左右。教員中多係飽學之士如高思洪（定庵，留英，曾任交通總長，膠澳督辦）蕭永熙（次修，曾任駐挪威使館代辦）劉立夫（成都尊經書院高材生，文學家）等。歷任監督（校長）的前後三人，為喬樹枏（茂宣，翰林院編修，御史，學部右丞、理學家）陳鍾信（孟甫，翰林院編修，四品京堂順天府丞，為陳樹曠先生之祖父）及先君葆生公（翰林院編修資政院議員，四川省議會議長），均係由旅京同鄉京官輪推的。

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清廷派遣載澤，

戴鵬慈、徐世昌、紹英、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啓程時，在北京正陽門車站遭遇革命黨人吳樾投擲炸彈，雖未成功，徐世昌、紹英膽怯退出，改派尙其亨、李盛鐸代替前往。此後，革命黨人已知炸彈足以震攝清廷官吏，和消除阻礙革命成功的敵人。及至宣統元、二、三年（一九〇九—一九一一年）間，革命的運動，澎湃與日俱增，蜀學堂來了很多川籍旅京留學的學生，歲數都比我大得多，其中有黃樹中、李獻文，但懋辛、楊禹昌、彭家珍、周月庠、曾正宇等，黃但楊彭都比我大十歲以上，我才十二、三歲，是校中年紀最小的。同學們揶揄的互取了些綽號，李獻文號「李霸王」，因他力氣大，周月庠號「周耗子」，因他才從四川來，人很小，跑得快，但懋辛



憤革命受挫入北京行刺不幸被捕的革命志士黃樹中（復生）先生。

號「蛋二哥」因他很滑稽，多諧語，同學們感情至為融洽。那時我還不知道他們多是「同盟會」的「敢死隊」員（後來我才曉得二哥仲實也已加入了京津同盟會）。先君時任監督，以他的經驗和觀察，我想不會不早有所感覺，不過內心同情，外表不聞不問而已。那知在宣統二、三年間，接連在京出了三件炸彈案，震撼清廷，都是北京蜀學堂豪傑之士這批同學的傑作。

炸攝政王載灃案始末

黃、但、楊等入學以後，照常上課，那時的全國初辦學堂，京中的中學堂等於各省的府城由書院改組的中學，因為入學的學生不拘年歲，程度都參差不齊，有剛從家塾出來的小學生，也有科舉得過秀才的老生員，所以他們這批年紀顯然很大的學生，雜處其間，並不十分惹人注意，上課和請假也較為隨便，沒人會想到他們竟是革命黨敢死隊員（當敢死隊員要本人自願投效，須經審核是否合格，並非凡同盟會員都能當任的）是藉註冊學生身份來掩護暗中行動的。在宣統元年的冬天（一九〇九年），忽然聽說但、黃等同學新開了一家「守真照像館」在宣武門外琉璃廠火神廟西夾道，那時照像館還算較新的事業，我同仲實二哥去參觀過，其中洗片的暗室，只有一小紅燈，看不清楚內景，後來才曉得這

就是利用來裝配炸彈的。最後一次去是在第二年的春天（事實上是炸攝政王失敗後的幾天），我看見大廳內周圍坐了七八個人，大家都默然寡言，迥異常態。又過了幾天，見報才知他們東窗事發，黃樹中、汪兆銘被捕，但懋辛、喻培倫、李獻文等逃離京師，倖免於難。據我從京師各報所載和從但李等及表兄顧巨六處所聞（巨六時任京師巡警廳僉事，與廳丞章宗祥等均曾暗中維護，影響了時任民政部尚書的肅親王善耆，得他的助力，加以當時王公親貴懷於革命黨的聲勢，不願多所刺激，黃汪等才被監禁，未被處決），事實經過如下：在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年）舊歷二月二十三日黃樹中、汪兆銘、喻培倫（四川內江人，後於宣統三年三月廿九日在廣州之役起義殉難），但懋辛（怒剛，四川仁壽人）李獻文（四川資中人）等策劃在地安門外什刹海附近攝政王載灃（宣統時在髻齡，其父攝政位擬國君）每日上朝必經的甘水橋下所埋藏的一個大炸彈，在當晚被一個綠營兵丁夜出小便時，偶然看見有人影往來橋下，起初以為有鬼，經邀牌局同人檢視，發見有電線引線等物，報警後乃經日本專家起出，才知是一組威力很大的炸彈。旋經警廳人員從所用新裝的木托板查出是西單牌樓一家木行新近代一家照像館所定做的照像機所用的物件，再經查出那是新開的「守真照像館」所定製，開設在琉璃廠火神廟西夾道。嗣即偵悉出入該照像館的人，多是剪辮、着西裝革履的青年，方疑是這一批革命黨人所埋藏的。當我和二哥末次去照像館的那一天，偵騎尚未來到，黃、汪等人似以事機

敗露，正在籌商善後辦法。三月七日早晨，但、喻、李等已先行逃出北京，汪、黃未及逃離，遂致被逮，迨押赴法部受審後，因當局鑒於局勢，不敢擴大事件，只將汪、黃禁錮，未予處決，辛亥革命成功後，才同被釋放。黃、但等均為蜀學堂學生，當時學堂可能遭受波及，也因清廷未與大獄，倖免追究。黃樹中嗣後改號復生，以誌其事。黃為隆昌人，先就學於瀘州川南經緯學堂，曾一度赴日就學。民元任南京臨時政府總統府印鑄局局長，民二十一年任立法委員，三十二年任國民政府國務顧問，三十七年病逝。汪兆銘，字精衛，廣東番禺人，後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及國府主席。喻培倫為黃花岡七十二烈士之一，三人事蹟皆多見史籍，茲不贅述。

炸袁世凱案的經過

宣統三年（辛亥、一九一一年）八月十九日（陽曆十月十日）武昌起義，清廷震驚，除派遣蔭昌、薩鎮冰分率陸海軍馳往鎮壓平亂外，並納慶親王奕匡之建議，起用時在河南汜上養疴之袁世凱為湖廣總督，初袁推辭不就，且提出條件要挾，嗣又改任其為欽差全權大臣節制海陸各軍，負責救亂，方允出山。為息川鄂人反對鐵路國有之怒，清廷又罷黜盛宣懷（清廷納盛建議，曾有凡革命黨均格殺無論之令），承認革命軍為正式政黨，並下詔罪己。迨袁氏就任，督師南下攻克漢口後，又被任為內閣總理大臣，返京組成臨時內閣，摒除一千宗室親貴，却一面仍藉清軍壓迫民軍，一面又借民軍挾制清廷，大權獨攬，集於一

身。始則派唐紹儀代表北軍前往上海與革命軍代表伍廷芳舉行南北兩方議和，繼而又於孫中山先生在南京就臨時大總統職之際，藉詞迫唐辭職，使和議不能進行，更再倡維持君憲反對共和之議。至此，京津同盟會的革命黨人已洞悉袁氏之陰險奸詐，居心叵測，認為欲求革命早日完成，袁氏實為一大障礙，非予消除不可。當時北京的居民人心惶惶，也感覺京城隨時可有軍事行動，已難安居，紛紛遷往天津。那時作者轉入之清華學堂業已停課，遷居天津後，亦已考入南開中學就讀。忽於十一月二十日左右，同學楊禹昌（敏言，資中人）和但懋辛、李獻文等同來我家訪謁先君，順便寄存幾個皮箱，當時以為是逃難攜帶的行李，事後才知藏有軍火在內。兩三天後，我同一哥到長發棧去回看他們，發覺房門反鎖，門後坐人，入內後見四、五人似在交頭接耳密商，不知何事，未敢久留。幾天以後，閱報才知同月二十八日楊禹昌他們在北京東華門外丁字街口謀炸袁世凱，未成，誤中衛士，李獻文、曾正宇等逃脫，楊禹昌和黃之萌（貴州貴定人）、張先培（貴州麻哈人）等當場被逮，經審訊後，立遭處決。其壯烈犧牲，事見史籍。

楊禹昌、黃之萌、張先培三君後均經民國政府移葬北京西郊之三貝子花園（一稱萬牲園，後改農事試驗場）大門處，與彭家珍烈士墓相鄰，併稱四烈士墓。李獻文曾任資州中學校長，四川農事試驗所所長。但懋辛曾任第一軍師長，四川省長，且以善於鑑藏古物著稱，與曾正宇等抗戰後淪陷大陸均不知所終。

炸良弼案的兩種見聞

革命黨人既銜袁氏之反覆不可信賴，決欲除之以減少障礙，一面又感宗社黨之潛力與日俱增，亦須及時予以挫折。緣清祚雖告式微，人心見背，而宗室王公中尚有善者（肅親王，民政部尚書，管轄警察，為川島芳子之養父）載澤（公爵，度支部尚書）載濤（貝勒，訓練陸軍大臣）載詢（貝勒，海軍大臣）鐵良（陸軍部尚書，訓練陸軍大臣，留日，士官第一期學生）等，皆曾先後出洋觀摩新政，決不甘心坐視清室滅亡。加以良弼、蔭昌、雖非王公，均曾留學日、德，學習陸軍，亦為滿人中之最開明者，蔭昌時任陸軍大臣，討伐革命軍總司令，良弼為留日士官第二期學生，時任軍諮府軍諮使，統率禁衛新軍，尚有兵權在握。上述一千滿人親貴，既鑒於袁氏與民軍間矛盾日深，有機可乘，甚或可使死灰復燃，乃密組宗社黨，以謀抵抗革命，而良弼實為其執行黨魁。革命黨人亦有鑒及此，決在除袁之同時，鏟除滿方阻礙革命最力之良弼，這一重責終由彭家珍（四川金堂人，曾註冊於蜀學堂）自告奮勇來執行其事。民國元年一月二十六日（舊曆十二月八日）距炸袁案才後十天，彭家珍在良弼紅羅廠宅門口乘良返家時，投擲炸彈，重創良弼，傷他一條，彭亦受重傷，當場被逮。當良弼昏迷清醒後，聞彭死前曾供稱他與良弼素無冤仇，亦無私怨，因知他是滿清唯一人才，如不炸死他，滿清還可抵抗革命等語，因此在他臨死前，認彭不失為一知己，還諄囑不要殺彭。惟良弼與彭

皆因傷重，旋即死亡。自此清廷便恨革命黨人入骨，親貴亦皆人人自危。後彭與楊禹昌等併葬於北京西直門外三貝子花園。

良弼被刺身死，宗社黨失去重心，袁世凱遂利用時機使前北方北洋將領段祺瑞等四十七人通電要求清廷速頒共和，逼使清廷宣統皇帝於舊曆十二月二十五日（距炸良弼案才十七日）亦即民元二月十二日頒詔退位，結束了我國幾千年來的君主專制政體，使革命不再流血而得告完成，彭、楊諸人之捨身成仁，厥功甚偉。

據李石曾先生說，彭家珍所擲的炸彈是他親手所製（他曾在留法時專習此技），製造地點在崇文門外齊如山家所開的糧號，藉以掩護，所用的爆炸材料則是由鄭毓秀從天津偷運至京，得比籍使館友人幫助由水關帶至東交民巷，未被搜獲。但所謂良弼與彭家珍均因傷重死亡，未有遺言一節，則與作者所聞及其他一般傳言略異，或係當時新聞保密之故。作者姑就所聞，記載略如上述，以資存疑。

炸鳳山案與「革命新娘」

與北京三大炸案同時，華南的重鎮廣州也出了一樁炸鳳山案，可與媲美。先是，廣東原為革命發源地，從甲午後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起，粵省的革命運動在孫中山先生與黃興（克強）先生領導之下，先後經過六、七次戰役，均告失敗，尤以宣統三年（辛亥，一九一一年）三月廿九日廣州起義，七十二烈士戰死，亦即黃花岡之役，最為壯烈。黨人因此深銜水師提督李準

之阻礙，必欲除之以甘心，決由黃公領導下之暗殺團體極進行其事，無如李氏歷遭狙擊，戒備甚嚴，一時難於下手，適值同年九月四日（舊曆）新任廣州將軍滿人鳳山到粵就任，黨人遂轉移目標而有炸除鳳山之舉。

鳳山，漢軍旗人，以舉人累游，於庚子次年位至副都統。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為督練京畿新兵之練兵處統領。三十二年調駐長春第三鎮統制，其前後任為段祺瑞及曹錕，其人之聲望及職位之崇高可知，實為滿人中之佼佼者。宣統三年冬，清廷以武昌起義後，粵省勢必起而響應，特派鳳山為廣州將軍以資鎮壓。黨人畏其影響力不亞於李準，遂策劃於其到任時，將其炸斃，先此預在其入城必經之倉邊街，設立一成記洋貨店，以為實行機關。在該店之前面懸掛一燈籠類物，重量炸彈置於其內，末端繫有兩根引繩，責由李沛基留店割繩引擲。九月四日，鳳山與經該店，沛基及時割繩，籠落彈炸，鳳山當時身死，隨從斃命者七十餘人。沛基迅自店後踰越屋頂，落於後街，適見一兩三歲小孩，遂急中生智，給予銀幣乙枚，詎謂帶其買糖，牽手同行，談笑自若。此時鳳山之衛兵已來至後街，追索刺客，見李牽童步行，態度從容，不疑其他，沛基遂亦因而得脫於難，沛基時年十六。民國三年，沛基因此案有功為政府保送遊美，先就學於麻省之庫興中學，嗣入麻省理工學院專攻造船工程，與作者同窗兩年，因記其所透露如此。此外尚有因同案有功（曾負責運送材料），同年保送遊美之女傑何卓文（國興，何墨林夫人），亦先就學於麻省之

庫興中學，嗣入哥倫比亞教師學院深造，今尚健在台灣。沛基，廣州人，後改名李掇，短小精幹，謙恭寡言。民十一年返國後，先在南洋烟草公司烟廠任工程師，嗣為美記公司經理，民十五年因肺疾早逝，天不假年，殊堪惋惜，未留記述在世。卓文亦曾參加辛亥三二九廣州之役，任放火隊員。作者曾於上年在其台北寓所晤女士及其姊國華（曾任該役聯絡及運輸員。並扮「革命新娘」）談往事頗詳。女士曾於清華資送她遊美的六十年時，在校慶日賦詩詠及該役事，茲摘錄如次：

風城風廣被化育 欣看俊秀春風沐 今逢校慶集羣賢 喜極翻教多感觸 三二九役馬不前 血未化碧吾身全 漢家天下終屬漢 戰袍卸罷着學衫 問經遠遊絃歌地 屈指於今六十年 曠昔同班今何在 環顧獨吾尚康泰 昔年艷艷不舞鶴 濫竽留學送海外 海外歸來一無成 憂患餘生到蓬瀛 猶記先賢贈別句（註）髮白漸未報國能 遙向黃花崗上望 輸與同輩長遺馨 我今亦已垂垂老 歌泣往事渾不曉 母忘在昔將觴奉 共起亡秦待年小 最是教澤永無極 莫如我辜負母校八年厚培植

註：（黃克強先生曾留書送別，有「興老矣！國病還深，汝等少年，仍當努力……」等句，其實先生此時年僅四十耳！）按黃公留書送別係在民國三年間。詞人王文山近於黃花岡節就該役軼事作「婣

媽」詞以祝大姐卓國華米壽，已由楊兆禎譜曲，時人爭相傳唱，茲亦附錄如左：

「姨媽」詞

辛亥革命救中華，革命志士滿天下。
決定廣州先起義，輸送軍火想辦法。
卓國華，膽量大。裝「新娘」，為國家。

花轎行列運軍火，旗傘鑼鼓吹吹打，
行人蜂擁看出嫁。

鐘：鐘：鐘鐘鐘！嗚嗚啦啦嗚嗚啦啦！
軍火運到便起義，攻佔督署攻不下。
七十二人成烈士，黃花岡上自由花。
卓國華，八十八。

祝米壽，慶賀她，
人人歡呼叫姨媽。

回溯「新娘」眯眯笑，
天將姨媽嫁中華。
鐘：鐘：鐘鐘鐘！
嗚嗚啦啦嗚嗚啦啦！

佛朗哥的死門

王 洛

西班牙元首佛朗哥於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日病逝，直至那天，才算是甘心讓位給卡路斯王子，結束他的長期統治權。

偶然的機會裏，在美國圖書館翻閱一九七五年十二月號醫事世界(Medical World)，內有一篇關於佛朗哥對抗病魔的報導，引起我細讀的興趣。佛氏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歐洲掌握獨裁權最長久的最後一位，臨終猶然與死神搏鬥。曾有三十二位名醫在他身旁救治他，但終究無法挽回這位八十二歲垂危老人的生命。

佛朗哥的心臟病發作係在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七日，這位高齡的西班牙當權者，在其生命最後的一箇月中曾和病魔苦鬥。他的醫療團由國內最具權威性的名醫三十二人組成，這些人全屬第一流的，住的醫院也是歐洲最具現代設備的醫院之一。佛朗哥除患心臟病外，直接間接併發症有：進行性心動不整，動脈低壓而中央靜脈高壓，肺機能不全，腎機能不全，胃潰瘍，急性腹膜炎和嚴重血栓靜脈炎等。他曾於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三日接受胃切除手術，繼而在十四日做胃、空腸吻合手術等。因大量胃出血而輸血達一百單位之多；其間有些特殊醫療藥物，係得自馬德里近郊美國空軍基地的供應和協助。

那一個龐大的醫療團，除許多名醫之外，更兼擁有最新穎的醫術，但終不敵病魔，未能挽回佛朗哥的生命。早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三日，他即陷於昏迷狀態，不省人事，只能以現代醫藥來維持其心臟跳動和呼吸。據西班牙報界人士曾說，那時已有部分外科醫生不願作進一步的醫療，也不耐煩再在那每三天一次的醫療報告上簽署；但這項傳說曾被佛朗哥的女婿——侯爵莫杜(Bordiu)醫生所否認。莫杜是外科醫生，主持馬德里拉巴茲醫療中心，曾企圖作換心手術未果。醫療團首席醫師是傅爾達(Huerta)，由莫杜醫生輔佐他，並兼任病情報告的對外發言人。

十一月十七日，佛朗哥因消化器系再度大

出血，遂行第四次手術。曾增加鎮靜劑注射，使其體溫降至華氏九一·四度(常人是九八度左右)，以緩和其因新陳代謝而減輕氧氣的需求。佛朗哥臨終前夕的病情報告是：「不幸的發展：因腹膜炎的有毒作用，循環系統的惡化的上升，腎機能閉塞……等。」

十一月二十日清晨，佛朗哥繼續在昏迷中，各種的套管停止使用，只剩呼吸補助器連結着，心動在凌晨四時四十分停止跳動，腦波變為直線，顯示腦的活動亦告停止了，他長達三十五天的與死神搏鬥，宣告終止。在這可謂空前的醫療努力下，雖使得佛朗哥的生命得以苟延一段時期，但仍不免一死。一代獨裁巨人，戰後西班牙實際上的元首，終於與世長辭。當施行手術前為佛朗哥檢查的心臟病專家，有過深刻印象的描述說：「聽到他那心脈強大的雜音，領悟到他是如何地在掙扎着。」這正是佛朗哥倔強地與病魔對抗的最佳寫照。